



家乡的两顿饭

◎杨江海

自我懂事起，家乡的人们都习惯吃两顿饭。早饭一般在上午9点左右，以吃馍为主，简单做点菜蔬，煮点小米稀饭或玉米糝子。午饭在下午3点左右，面条是主打食品，手工擀面或扯面，或用压面机，切成宽片或窄条，把土豆、红萝卜、豆腐、青菜等炒在一起，做成底菜，拌上鲜红的油泼辣子，再就几瓣大蒜，是最受大众喜爱的美食。老家位于千河南岸，坐落在陇山余脉的南山脚下。沟多水丰，称作水沟。这里依山傍水，民风淳朴，人们胸怀豁达，待人真诚友善，说话做事恪守信用。

过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农事繁忙，亲戚朋友一年到头难得一见。逢年过节，或者在平时的日子里，靠走亲戚联络感情。走一趟亲戚，主要靠步行，起早贪黑，一走好几个小时。待走进亲戚的院子，已经人困马乏。主人赶紧迎上前，拿出笤帚扫掉其身上的尘土，端盆热水让洗把脸，招呼着脱鞋上炕，先歇口气。然后，主

妇们钻进灶房，烙上几张灿灿的油饼，打两个荷包蛋，拌上一两碟新鲜蔬菜，让亲戚先充个饥，解个乏，坐下来拉家常聊天，紧接着准备正餐。

如果遇上娶媳嫁女，过满月贺岁，就更加隆重。早晨起来，主人们打扫庭院，准备桌凳，把多日来购买的肉菜烟酒全部拿出来。平时再艰苦朴素，今天必须大气上档次。三五桌饭，自己动手，完全可以搞定。人缘好，亲戚多，需摆上个二三十桌，就要提前约定厨师、亲邻帮忙，还得聘请总管，约上几位端盘跑堂的。亲朋一到，马上入席上坐，端上四个凉拌菜，提上一壶烧酒，让宾客吃菜喝酒。随后端上一大盘刚从锅里捞出来的面条，端来几碗冒着热气的煎汤，宾客们根据自己的饭量，捞上些面条入汤，连吃带喝美极了。几碗臊子面下肚，个个嘴角流油，红光满面。这，才是主人热情好客的第一顿饭。

客人走累了，肚子有点

饿了，主家的第一顿饭便是雪中送炭，让亲戚朋友十分舒心。主人已经给隔壁邻居早早打了招呼，准备好了舒适的土炕或床铺，供宾客们歇息。或交流闲聊，或周边转转，等候这更加丰盛的第二顿饭。

第二顿饭很有讲究，荤素搭配八凉八热，都是硬菜。主食是又白又软的麦面馒头，外加稀饭或鸡蛋醪糟汤。八个凉菜先上桌，让宾客喝酒。人们吆五喝六，划拳行令。喝到一定程度后，再上热菜，馍汤随之端了上来。家乡人厚道，每桌安排最多坐八位客人，大人娃娃一人一凳，不能太拥挤，四边的菜肴都能够得着；碟子大、盘子深，上的菜量很足；吃的馍、喝的汤，不计数管饱。主人跑前跑后，生怕把宾客慢待了。在我的印象里，家乡人耕读传家，信仰古训，谁家过事有请必到，只要听到，帮忙时不请自到，把守望相助表现得淋漓尽致。

家乡人把所有的厚道、

仗义、善良集中在招待客人的宴席上，从亲朋走进家门那一刻起，短短几个小时，一连要吃两顿饭，待客之道一个环节都不少。虽说是约定俗成，却似乡规民约，根深蒂固。

社会发展了，日子好过了，人们再也不为温饱问题发愁了。“隔山不算远，隔河不算近”的状况已不复存在。亲戚朋友之间的联络，也不仅限于仪式化的你来我往，视频聊天、微信问候，方便快捷，真正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上门拜访，坐班车、自驾车、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生活质量提高了，过事吃两顿饭显得有点多余，难免铺张浪费。新时代文明实践，家乡的决策者们提出了“关心群众身边事，婚丧嫁娶一顿饭”的倡议，适大势，顺民意。此举犹如和煦的春风，吹遍山川庄院，让家乡的味道更加浓郁清新……

周秦

风

静品大暑

◎絮芯

当房前屋后的树上，知了那如潮的鸣叫声响起时，我们便迎来了大暑。这是盛夏最后一个节气，也是酷暑的巅峰。

《二十四节气解》里说：“大暑，乃炎热之极也。”此时节骄阳如烈火，炙烤着大地，层层热浪让人大汗淋漓。知了那娇小的身躯，隐藏在树枝间，鼓着眼睛，伸展着薄薄的翅膀，不舍昼夜，单调而深情地鸣唱着“知了——知了——”这声音似乎穿透时空，向人们不停地传递着“热——热——”的感言。蝉声阵阵，闹腾着城乡，叫响了盛夏。

对庄稼而言，此刻却是生长正当时。《管子》曰：“大暑至，万物荣华。”意思是说大暑孕育着成熟，万物感暑气而奋发，在自然天地里各争其时，拼命生长，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农作物贪婪地吸收着大自然的阳光雨露，以最快的速度，日夜不停地疯长。田地里苞谷吐须、稻禾抽穗、棉花挂桃、毛桃红脸……池塘里荷莲亭亭，那一片片深绿

的荷叶，苍翠欲滴，托着娇美的花朵，在一汪碧水中散发着沁人清香，独特的姿态吸引着人们的眼光。这正是大暑的魅力所在，人们因此对大暑充满了敬畏与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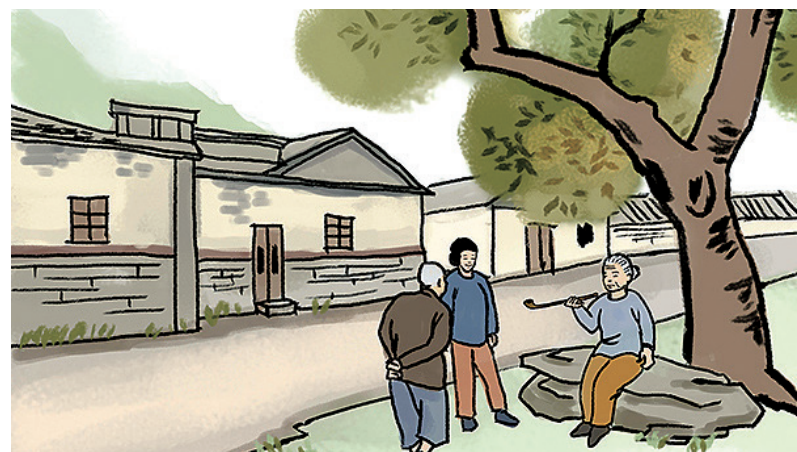
诗人笔下的大暑，炎热中少了几分聒噪，多了几分清凉与恬静。白居易《消暑》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面对暑热，心静自然凉，静下来自然能感受到窗下吹来的凉风。

唐朝元稹有诗曰：“大暑三秋近，林钟九夏移。”大暑，是盛夏的极点，每一寸时光里都盛满了生命的惊喜与美好，也是季节的转折点，至此，秋天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

时光漫漫，步履不停。这个节气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和生命的奇迹，也让我们明白，即使在炎热的夏季，心中仍然可以拥有一片宁静和清凉。

村口的大槐树

◎刘高娟



在一年四季中，我最喜欢的时节应该是夏季了，那是因为期盼已久的暑假在夏季。掰指头一算日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看到窗外浓荫密布，心儿似乎飘过窗外碧波荡漾的绿影，飞回了村头的大槐树下……此刻，想必它又撑起那把密密匝匝的绿伞，为人们送去一片清凉了吧！

儿时放暑假的时候，大槐树下便成了我们的乐园。看，毽子在翻飞，是隔壁妹妹在树下踢毽子，那两个羊角辫也一起随毽子飞舞。瞧，那铁环绕着大槐树滚得多欢快，是后门哥哥的大长腿追逐着铁环一路欢笑。看，两个小姐姐手里的火柴卡片色彩缤纷，她们在欣赏点评着自己刚集的火柴卡片。喂！那背靠大槐树专心致志看书的不就是我同桌梅么！不知道她又被哪个故事迷住了……大槐树下，每天都会上演不同的故事和剧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我们的生命里流转。

记得一个夏日正午，吃了午饭，倦意袭来，大人们忙了半晌，都午睡了。我却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蝉不知疲倦地长鸣着，“嗡嗡嗡嗡”的苍蝇也不甘示弱地叫个不停，听着听着我似乎快要睡着了。突然听见一声呼哨声，这是小伙伴叫我去玩的暗号，我心里一阵狂喜。随后悄悄爬了起来，绕过睡着的爷爷，蹑手蹑脚地下了地，一溜烟跑到我们平时集合的村口那棵大槐树下，几个小伙伴都已经等在树下等待了。大槐树直径有一米多，两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高有十来米，庞大的树冠在顶端形成了一把密不透风的巨伞，为人们遮阴挡雨。树的中间部位空了，形成一个洞，能容一个小孩蜷缩在里面，有时候妈妈喊我回家，我玩得正“嗨”根本不想回家，就故意躲在树洞里，害妈妈找老半天。虽然这棵老树有了残缺，而且年代久远，但是它的生命力依然旺盛，枝叶繁茂。

白天，大槐树下一片沸腾，晚

上也是热闹非凡。

夏天的夜晚，吃过晚饭，大家陆陆续续出来了，村里的大人小孩子都集中在槐树下。小一点的孩子，有的玩着踩影子的游戏，有的闹着大人讲故事。比我大几岁的堂姐已经有了爱美之心，穿上漂亮裙子，约上自己的小妹妹，坐在还散发着麦草清香的麦垛旁，说着悄悄话，时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我们这一拨爱热闹的就表演节目，那时候我们每学年的第二学期，几乎每天下午都在进行庆“六一”节目的排练，哪怕你只是个举旗子的，也要走得整齐规范，步伐一致。所以，暑期闷热无聊的夜晚，我们在几个文艺积极分子的组织下，除了没有齐全的道具，节目表演得像模像样。当指挥的霞姐，用小树棍当指挥棒，指挥得我们歌声嘹亮。举旗子的人拿个竹棍，举在胸前，迈着正步，很是威武的样子；打腰鼓的则徒手在腰侧空手打着节奏，整齐有序；鼓号队里的小号，一声声长长短短的号声，不时传来……纳凉的大人们也被我们的节目吸引，旁边的小啦啦队也为我们加油喝彩，笑声、掌声、欢呼声不断……和着周围的蝉鸣和蛙的弹唱，在温柔如水的月光下，一切显得那么温馨和谐……

玩累了，我们会躺在槐树下大人们铺好的凉席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眨着俏皮的眼睛，想起张衡数星星的故事，可是我却怎么也数不清，连北斗星都看不全，但这并不妨碍我望着星空发呆，想着大人们讲过的关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故事，思绪飘飞着，随着大人们拉着家常，伴着亲切呢喃的细语，慢慢进入了梦乡。

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年暑假，我一定要回去看看。我想，大槐树早就期待着我家回去了吧！

远去的炊烟

◎靳秀萍

蓝色的火苗在锅底热烈地舞动，行动日渐迟缓的婆婆笨拙地在锅里翻搅着：“咱农村也和你们城里一样，用上了天然气，你们以后回来做饭就习惯了……”她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沟壑纵横的脸随之绽成了一朵花。

跳跃的火苗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了那飘逝已久的缕缕炊烟中。

记不清从几岁开始，只记得我家的厨房里总放着一根长长的矮凳，光油油黑亮亮，那是我和姐姐拉风箱烧火坐的。记忆中，母亲总有忙不完的家事。为了加快做饭的速度，母亲常常让我和姐姐一个添柴火，一个拉风箱。窑洞里的厨房，进门右手边是锅台，一大一小两个锅，剩下的半边地方就给柴火占据了，麦草、玉米秆、枯树枝、枯树叶……一年四季，厨房总堆有或多或少的柴火。要是逢雨天，母亲更是要提前抱进很多柴火，柴火挤占了厨房的半壁江山，一不留神，身子被柴火扎得火辣辣地疼。下午放学后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从大门外抱够第二天做饭用的柴火。墙角一张案板，足足有两三平方米大，案板下面塞满了大小不一的坛坛罐罐，旁边一口大水缸。父亲用矮墙将窑洞一分为二，里面那半间主要用来堆置柴火。那是我极不愿意光顾的空间，童年的梦境中总离不开魑魅魍魉的怪异梦幻，我



总能把柴火的黑影和鬼魅联系起来。每次去里间窑洞抱柴火对年幼的我来说都是一次胆量的考验，我胡乱地拽一把柴火攥进怀里，踉跄地跑进里间，生怕里间的黑影施展魔法将我俘获。

每年夏收过后，别人都坐在树荫下纳凉，母亲却总背着一个大背篋，我和姐姐轮换着用背篋将背来的麦衣子和麦草倒进厨房里的窑洞里，一来冬季烧炕要用，二来麦草和麦衣子还可以用来烧火做饭。

那时候，烧麦草是很奢侈的，衣子火力微弱，而且火苗极易熄灭。看到火灭

了，我使劲地拉着风箱，姐姐不断地向灶眼里面塞衣子，灶眼里的黑烟翻滚着肆意钻进鼻孔、嘴巴，呛得我眼泪直流。忽然火光一闪，一大团火焰从灶眼里面冲出来，巨大的热浪逼得我身子不由得向后仰去，同时，我闻到了一股毛发烧焦的气味。姐姐双手本能地捂住脸，再看姐姐时，已经像一个小花猫了，最让姐姐伤心的是刘海被烧得卷了起来。看着姐姐伤心地抹着眼泪，母亲一边责怪我，一边叮嘱我们要在火没有熄灭之前就慢慢添柴火，不要太用力拉风箱，可年幼的我哪

里明白这些道理？

父亲那时候偶尔也会买些煤炭，母亲却舍不得烧，说煤炭火硬，只有在过年蒸馍和正月里招待亲戚时候才用。后来，在单位，煤气灶和蜂窝煤炉子交替使用，住城里后，婆婆一直羡慕的就是煤气灶。如今，她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站在街道平直的柏油路上，已经难觅昔日的袅袅炊烟了，那雾霭深处的缕缕炊烟，只能到记忆深处去寻觅了。现代文明的步履终于将父辈们从烟熏火燎的柴火堆里解放了出来，让父辈们不再辛劳，还蓝天一片洁净。

风物志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w@163.com